



琴台客聚 潘國森

西敏模式響徹喪鐘

香港的中文教育經歷了十年浩劫。此外，1997年香港回歸之後，不少本地大學生都給老師「教壞了」！重災區起碼包括法律、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工作……等等。年輕大學生在課堂上很難質疑老師教的知識和觀點，一來他們此時接觸的課程內容十之八九都是陌生的；再者我們初上大學時都預期教授講的課都是他們的專長，豈能出大錯？

過去十多年，香港人都見證了許多高學歷年輕人（未滿二十仍在學的、三十歲外畢業有年的）勇於挑戰法律、破壞公安。最終有人銀鑰入獄、有人亡命天涯。「反對派」中亦不乏聰明人，他們「叫人衝、自己鬆」（「鬆人」為廣府俗語詞，指不告知同伴而先行逃跑）。所謂「精人出口、笨人出手」的鬼話都沒法實現。英國的政經狀態已經爛到無藥可救的地步！按孔子說的「足食、足兵、民信之」三大項都要吃鴨蛋得零分！

「足兵」一項，早因過去多年經濟無起色而無法讓海陸空三軍裝備換代，全靠美國保護，實際上成為美國的「衛星國」（satellite state，又意譯附庸國）。此外，日益嚴重的貧富懸殊和經濟衰退，不單低下階層、連過去的中產都要飢寒交迫。現在保守黨政府已經信用破產。

事實勝於雄辯，「西敏模式」有致命的結構性弱點，喪鐘響徹，命不久矣！

此刻筆者倒有點好奇，此地的政治學教授，可以怎樣講「英國政治制度」這門課呢？

「三權分工」和「行政主導」（executive dominance）。記憶中，要到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任時，在首次以特區首長的身份明確指出「行政主導」是事實，「三權分立」則從未有。

正因為許多香港人長期被大學教師、政客和某些「權威人士」誤導，然後才有連番非法的武力政治運動，企圖強迫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屈服於所謂「政治改革」去照搬美英的一套。到了2019年，一度把香港市面打到稀巴爛。

然而天網恢恢，外部勢力以干預香港事務作為打擊中國發展的陰謀詭計已冰消瓦解，他們遇上了現報、現世報！

英國的政治行政制度還可以怎樣吹噓？自2016年「脫歐公投」之後，保守黨政府接連犯了嚴重錯誤。那些什麼「選民可以用手中一票更換政府」的鬼話都沒法實現。英國的政經狀態已經爛到無藥可救的地步！按孔子說的「足食、足兵、民信之」三大項都要吃鴨蛋得零分！

「足兵」一項，早因過去多年經濟無起色而無法讓海陸空三軍裝備換代，全靠美國保護，實際上成為美國的「衛星國」（satellite state，又意譯附庸國）。此外，日益嚴重的貧富懸殊和經濟衰退，不單低下階層、連過去的中產都要飢寒交迫。現在保守黨政府已經信用破產。

事實勝於雄辯，「西敏模式」有致命的結構性弱點，喪鐘響徹，命不久矣！

此刻筆者倒有點好奇，此地的政治學教授，可以怎樣講「英國政治制度」這門課呢？



人生憑閱處 童心 程欣

面相

相貌這件事，可以評估，但無法計算。最常聽見的是「呀，這人一看就是好命！」「喲，這長相一看就是好命！」倘若這是真客套，聽的人感到開心，說的人也盡到了禮數，然後就開始聊點正事；但也一定會有人認真，把「真客套」不知不覺地轉化為「真專業」：「你還會看面相呢，趕快說說！」以我的人生經驗，大部分的人是真客套，並不是真專業，是養育自己人，不論是父母，還是老師。

相由心生，先天的基因固然無法改變，但我們可以改變的是氣質和內心。家庭的言傳身教，師者的諄諄教誨，就如同春夜的雨，潤物無聲，滋養精神，淨化心靈，讓內心豐富，讓品行高尚。所以，一個人的面相，不論是天庭飽滿還是鼠目鷹鼻，都不用得意或是擔心，先問問自己的心，是不是足夠「誠」：可以真實地面對自己，真誠地面對他人，真心地感激生活，從而珍惜生命，奮力前行。這樣的面相，一定不會太差，因為你一直在努力着，縱是從物理想義上不夠完美，但從感官和氣場上，已經可以讓入接受並欣賞。

面相會變的。都說女大十八變，頭髮也稀稀拉拉的，單從面相上說，就不討喜，況且還經常生病。父母卻不以為意，只盼着



心窗常開 潘明珠

清明祭祖 洗滌心靈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轉眼間迎來了清明假期，又喜迎復常通關，闊別故鄉已3年，清明祭祖自然是大事。拜墳墳、掃祖墓是清明時節的「習俗」，兄弟不願陪老媽回家鄉開拜，我一早便知道自己的使命了！毫無疑問，祭祖大軍少了男丁，我只得勉為其難，沒辦法吧！我無語地硬着頭皮，清晨便隨着老媽風塵僕僕地坐船趕回故鄉，順便看望祖宅瓦房古老屋……

不過數年光景，回鄉的路已新建了高速，令車子走得甚順，但出了高速大路，轉進鄉間小路時，車長欲打開手機的導航，老媽卻說自己一點沒忘回鄉的路呀！她指示司機留意「潘贊欽大道」的牌樓，再轉進那條路，繞過村校，便直達我們鄉村口的池塘了。

是的，老人家對家鄉的記憶真深啊！到達祖屋之後，老媽就興奮地與老親人聊，又指着屋前蕉樹，說她少女時天天挑水澆水。我們稍作整頓便出發去祖墳的路。路上春寒料峭，山風呼呼作響；老媽仍記得山路，彎彎曲曲地走，我們也順着彎彎曲曲的山路，到達了雜草叢生的墓碑前，老親人用力除掉雜草，老媽奉上祭品及燒香，來表達對先祖的思念之情。老媽說：「我們是經過了祖輩幾代人的努力，現在的生活才過得這樣好呢！」

身處祖墳旁，我望着墨翠的大山，頓時心生曠達。那3年疫情的苦悶似霎時化開消散了去啊！我手捧鮮花，慢慢蹲了下來，把花兒放在墓碑前，然後低下了頭緬懷先祖……不禁想起祖輩以往的那些艱難抗日歲月，媽媽憶述的那些走難畫面，彷彿歷歷在目，令我不禁感到和平世代的幸福。也會回想先祖曾經的努力及輝煌，對潘氏後人有何影響？墳前燒香以表達我們對上輩親人的思念和祝福……

春郊的景色映入眼簾，漫山桃紅柳綠，春意盎然，這是個充滿期望和祝福的季節啊！清明讓人慎終追遠，懷着敬畏心情去掃墓；讓我們在這個特殊的節日裏，既緬懷過去，同時對未來充滿期望，珍惜生命，讓自我人生更有意義，不要虛度光陰，要熱愛生活，充實自我的一天，不讓自我遺憾，並對得起家人。帶一束花、一顆尊敬的心；奔向那深山藏翠的祖墳，閉眼安神，讓心靈在這兒洗滌吧！



回鄉路牌樓 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余似心

香港的善心人

最近經過花園街近花墟那區，我刻意進入一間雲吞麵專門店光顧。除了食物好外，還因為店主為有需要人士送上免費的雲吞麵。老闆說這是食客們的構思，與眾分享美食。食客每捐出兩碗雲吞麵，店主便會相應捐一碗，如此便可以免費派發三碗。這捐贈已有一段時間，因疫情關係，來取贈品的大都會帶走，不留在店內進食。以前有許多愛護者，為免人羣聚集，店主安排了在程式上互通消息，讓有需要的人無須輪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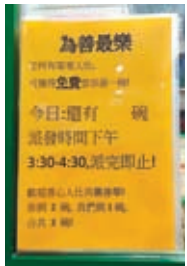
在香港，有不少人在默默行善，可能大家也想不到，這細細的小島，免費為基層派飯的良好食肆和社企就有十多家。主理「北河同行」的「深水埗明哥」大家常聽到他的善行吧。

還有不少人自發去助人。在疫情期間，許多團體也會為基層家庭派發口罩等防疫用品。在冬天，你會聽到有

人給露宿者派保暖衣物和棉被。我認識一些機艙服務員，他們平日出動都會住酒店，雖然酒店內供應各類洗頭水、沐浴液、牙膏、簡便刮鬚刀片等等用品，但他們都習慣自備，為的是收集這些物品，帶回來送給露宿者。他們了解到露宿者大都要到公共浴室洗澡，希望能幫助他們更衛生、更有尊嚴、更易投入社會。對他們的細心和善心，我實在感動！看似微不足道的舉動，當中實在包含了大大的愛意。

有些團體會為露宿者提供舊手機和電話卡，讓他們易於找工作，好能改善生活。有些朋友會收集超級市場的禮券送給基層家庭或露宿者，可以讓他們自行購買所需食品或用品。

無論你是贈衣施藥、派米、派月餅、送電腦或送上一個麵包，都是對有需要人士送上一份關懷、一份希望。「勿以善小而不為」，這一點一滴，給社會帶來互愛精神，你也可以作出貢獻。



小店免費派發雲吞麵給基層市民 作者供圖



百家廊 查晶芳

寒夜裏的歌聲

很多天過去了，那歌聲仍在我耳邊迴盪。那是個深冬的夜晚。灰藍色的天幕上，月半彎，星微明。雖有冷風瑟瑟，但空氣裏滿是被冰水洗過般的清冽，還夾雜着淡淡的草木馨香。我在社區旁邊的巷子裏散步，巷裏人家多半門戶緊閉。我一人緩行，月色淡淡，影子長長。我抬頭，努力睜大眼睛，盯着那彎彎的月，脖子仰酸了，終是沒看到那片深黛的桂影。不過我心裏是安定的，我想它可能只是暫時「隱身」了。

「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臘月盼春風，若要盼得阿哥軍來，嶺上開遍映山紅……」突然傳來一陣響亮的歌聲，看看左右前後，空無一人，但聲音就在前面。我加快了腳步，終於在巷子拐彎處遇到一個老婦人。她獨自一人，邊唱邊跳。七十來歲的模樣，短髮、瘦小；穿着棉服，繫着花園裙。她嘴裏唱着，手腳也沒閒：右手掌心向上，呈高高托舉狀；左手掌心朝下，手臂自然垂下，指向地面；雙腳則「嗒、嗒、嗒」踉羊步，緩慢而認真地轉着圈。看那架勢和動作，頗有點蒙古舞的樣子。

「美女好！」見我好奇地看着她，她突然不唱了，還暫停了舞步，舉起右手對我瀟灑地一揮，笑瞇瞇地打起了招呼，用的還是當下的流行用語。那神情親切得就像遇見了老熟人，聲音也清脆得不像老年人。並且你不用看，只聽，都能感覺到她臉上笑意在流淌。「你嗓子真好啊！」我由衷地讚了句。「那是，我就喜歡唱歌！」喲，都不謙虛一下？這老人家有點意思。「一唱歌我就覺得快樂，所有的煩惱都跑遠啦！再說，唱歌也是鍛煉身體呀！」說話時，她的眉毛高高挑起，語氣歡快，語調輕靈，像山間跳躍的小鹿，像溪澗流淌的泉水。我

甚至還聽出了一絲絲少女的嬌嗔味兒。「你真是個幸福的老太太，一定是兒女孝順，家裏老先生也特別寵你吧？」我理所當然地這樣猜測。我看見她的笑容好像稍稍滯了那麼一下，但立刻又春暖花開了，「女兒好哦，大學教授！老頭子？呵呵，寵我呢，不寵我哪有這麼高興？」我也笑了，這麼大年紀還這麼活潑歡快的老人，我真是第一次遇到。她站立的地方已接近主街，前面燈火通明。好幾個人站在一小店門口閒聊，眼光不時看向這邊。她絲毫不在意，依然大聲唱着，旁若無人地舞着。我經過小店時，那幾個人還在噓噓地說着話。我無意間聽到兩句，似乎是在議論那老婦人，便停下了腳步。

「你們別看她，經常在這唱啊跳的，其實是個苦命人哦！」一個老大爺嘆着氣說道。啊？我抑制不住好奇，索性湊上去認真聽了會。「我們一直是鄰居，對她是知根知底。她從小老子娘（指父母）就生病去世了，是她姐姐拉扯着她過日子。可她姐姐結婚沒幾年，就遭遇不幸去世了，為姐姐的，她大病一場，好長時間才慢慢緩過來……她家老頭子脾氣又特別差，動不動就打她，還死纏，她問他要點錢就像要他命一樣……現在，老頭子終於不打她了，因為他癱瘓了，她服侍他吃喝拉撒，日子反而比以前好過了哦……」

老大爺說話時，周圍不斷地響起嘖嘖的嘆息聲。我雖默不出聲，心裏也頗酸澀沉重。原來我的猜測與真相之間簡直是天壤之別，而她回答我的也等於是大半個謊言。可轉念間，我就懂了。

生活雖無情地潑了她一頭涼到刺骨的冷雨，可她知道避無可避，便緊咬牙關把它們當作苦酒慢慢飲下。如今，那些曾經尖銳扎人的傷痛，或許也已在漫長的歲月裏

磨平了鋒芒。而我與她素昧平生，她不願意也沒必要對一個陌生人再次撕開昔日那些血淋淋的傷口。像一棵曾遭雷擊的老樹，在滄桑的枝葉間，依然有一朵明媚懸於歲月的枝頭。它願意讓自己也讓看見它的人，只用心細嚼眼前這份從容的甜，而徹底忘卻那些嵌於時光機裏的痛。

我往回走時，遠遠地又聽到了那個老人的歌聲。我放慢了腳步，用心地聽她唱。「映山紅映山紅，英雄兒女嘔血染成。火映紅軍崗更亮，血灑紅旗嚮前更紅。高舉紅旗嚮前邁，革命鮮花嚮代紅……」呵，老太太唱的還是那首《映山紅》。平心而論，她的歌聲和世俗意義上的美妙動聽肯定是不搭界的。但不可否認的是，那歌聲清亮激越，飽含着熱情，在這寒夜裏，飄然迴旋，竟隱隱似金石之音。儼然一束跳動的火焰，讓人從身心都暖融融的。我離她愈來愈近了。她還在唱，也還在一絲不苟地轉着圈。速度依然很慢，動作也依然舒展。我無意間抬頭，天上的月亮似乎比先前圓了些。我又看向正載歌載舞的老人，那一刻，突然間發現，這個周身披着月光的老人，竟然完全不像個老人了，她好像失去了年齡，甚至有了那麼一絲絲的仙氣。

「回家啦，美女？」當我走近，老人依然熱情地招呼我。一縷檸檬黃的燈光從高處落在她臉上，在那一條條深深淺淺的溝壑間輕盈流動着，為她平添了一種說不出的溫柔。我注意到，她不論是唱歌還是說話，臉上始終盈滿了笑意，而那流淌着的笑意，分明在讓夜的黑愈來愈淡。

見我不眨眼地盯着她，老太太居然調皮地翹了個蘭花指，還破天驚地來了句：「你看我美不美？」美！我響亮地回答。月光把我們的笑聲灑得遍地都是……



網人網事 理美美

「普信人」

作為一名動物和科學的雙料愛好者，小狸經常在閱讀的時候被人類的傲慢和愚蠢氣到。自詡為萬物靈長的两腳獸，覺得自己至少是地球的主宰——而在科幻電影裏，他們更安排自己可以動不動就去炸掉月亮。他們堅信其它生物都不如他們高級。然而，真的是這樣嗎？

就拿人類文化中幾乎是「最低級」的通用代表——螞蟻來說。科學家們最近通過實驗發現，不排除以螞蟻為代表的無脊椎動物擁有和人類類似的「情緒」感受。實驗中，科學家們先訓練螞蟻把甜味和苦味兩種氣味分別與正負結果相連——聞到甜味後獲得甜水，聞到苦味後得到空寧水。之後給螞蟻們兩條路選擇，一條苦甜兩味混合，一條無味，而三分之二的螞蟻都選擇了有味道的苦味。除了覓食概率的角度，科學家們認為，這也很可能意味着螞蟻能夠感受到這種「期待」的主觀情緒。加之此前已有科學家在大黃蜂身上發現了「情緒波動」，因此有科學家認為無脊椎動物感受世界的方式與人類非常相似，昆蟲的認知能力遠比人類認為的要更加複雜。

再比如，日本的科學家最近發現老鼠也有音樂細胞。實驗中，他們向佩戴微型傳感器的老鼠播放了莫札特等大師的音樂，結果發現這些齧齒類動物的微小動作竟然會與音樂節拍同步。所以，被音樂感染的能能力真的不只是人類獨有。

不僅人類會的其它生物們也可能會，很多其它生物會的人類倒是真不會。比如，人類不會飛，更遑論掌握高級飛行力學。然而，2014年的時候，

科學家們發現，生活在海拔3.25千米高山上的大黃蜂，竟然突破了限制飛蟲飛行高度的3個常識性因素：空氣密度、溫度和氧氣水平。牠們進化出了可以以更大弧度扇動翅膀的能力，從而保持在稀薄空氣中的飛行高度。科學家說，這種飛行力學，聞所未聞。驚嘆之餘，科學家們還在實驗室裏進一步發現，蜜蜂甚至可以在模擬海拔9千米——比珠穆朗瑪峰還高——的空氣密度和含氧量的室內飛行。

沒看到的不代表不存在，不理解的更不代表不存在。網上曾有個流行語叫「普信男」，源自「為什麼他那麼普通，卻那麼自信？」引申為盲目自信。而這個詞套給人類似乎也也很合適，「普信人」，到底哪來的自信？

大千世界，無奇不有，比神奇的物種更神奇的是：拜普信人所賜，它們要消失了。英國媒體日前報道，由於人類本身種種不負責任的肆意而為，造成許多食肉動物失去獵物，寄生生物失去宿主，加上氣溫升高導致地球生命網絡斷裂，預計到2050年，地球6%的動物將消失，本世紀末將增至13%，如果全球變暖的情況很糟糕，那麼到2100年時，27%的動物都將可能成為過去式。

然而抱歉的是，自以為是的人類並不是萬物的主宰，大自然才是。自然界對生物的進化並非只有一種形態，就如同曾經統治了地球1億4千萬年的恐龍也是其中一種。而誰也說不好，人工智能會不會就是其中一種。著名哲學家羅素曾有一句名言：「須知參差多態，乃是幸福本源。」傲慢的普信人如果能領悟到這個道理，可能還會讓自己的C位保持更長久一些。



信而有征 劉征

理想社區

最近我去了杭州新的網紅景點——天目里。當然，如果要準確介紹一個地方，最好的方法是去搜索它的資料。不過我在介紹天目里的時候準備採用一種印象主義的手法。也就是說，我不想說出天目里作為一個項目是由誰策動的。或者說，具體說出這個據說在國際上十分有名的設計師的名字。因為我感覺這不重要。我希望在我參觀完這個地方之後再來確認他的成功。也就是說，他作為一個著名建築師的名氣不應該在於有他本身，而在於他的作品令人叫絕。而我想這也是他的希望——畢竟任何藝術家總希望他的作品引人注目，而不是把他這個人放在最突出的位置上拜神，只有那些喜歡裝神弄鬼的人才熱衷於此。所以，讚美一個真正的藝術家、文學家，或者是建築師，亦或是別的任何職業，最好的方法是對他的工作瞭若指掌，並給出切實的評價。這遠遠優於在對一個人進行一番言不由衷的恭維之後，看到對方臉上那些不自然的、應酬般的微笑。

好吧，言歸正傳。天目里確實是一個不錯的作品。作為一個社區模型，我立刻感覺到

了建築師的設計理念，即一種將精神性融入生活的人生觀。具體來說，在天目里，你可以看到一個美術館，一間龐大的、佔據了好幾層的大型書店。裏面滿滿排列着人文藝術類的書籍，草間彌生和GUCCI發展史都散落各處。這兩個部分佔據了整個社區的三分之一還要多。

從美術館二樓的落地窗戶向斜前方看，會看到江南布衣的公司大樓。再過去，是一堆餐飲的舖子。而整個四方形的封閉社區的中庭是一個廣場，人可以閒坐或者散步。特別是其中一角有一個水幕池塘，水從一整面牆流下來，隨後積在一塊專門留出來的地方。在另一角，是一個真正的天井，能夠看到地下一樓的建築以及下沉的庭院當中的樹。

無論如何，當你從一個看起來千篇一律的都市來到這兒，並從一個入口處進入天目里的時候，你會感覺到一個完整世界。這個世界有藝術、公司，也有民生。我想這或許就是設計師想要表達出理想社區的樣子。書店代表着過往被記錄的歷史、成形的觀念和美學，美術館卻是屬於時代的。甚至可以說，包括美術館在內的一切博物館都是當代的，

就好像我們也可以說，一切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因為選取和排列都在不着痕跡的創造，創造的就是當前的。

若說最點睛之筆，竟然是一處公司。也許很多遊客慕名前來，對於一個名勝當中夾雜着一間公司會感覺到格格不入，但是這就是完整人生的部分。就好像人要活着，就得吃飯睡覺，需要美，也需要維持作為肉體的自身。因而，這樣一個什麼都考慮到的地方，在被設計的時候，應該是連每一間店舖的功能都已經擬定了。這不得不說，或者甚至令人可以斷言，在這個叫做社區的核心當中最令人感覺不合時宜的公司成了最重要且一定需要的。它也許不向公眾開放，也許與生活及審美無關，但是作為人生的必須，它沒有被抹掉。這是天目里卓越的原因，因為設計師不避諱被稱之為不純粹或者庸俗，而藝術家們總是對這類詞避之不及的。

其實，類似的社區還有張江高科的天之驕子，或者淮海路上的K11大樓，這些建築都試圖讓工作、美學和生活都在。只是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如何使它們從理念變為真正的生活。